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呼啸山庄

[英]埃米莉·勃朗特/著 刘晴/译

Shi Wen xue
Jie ming z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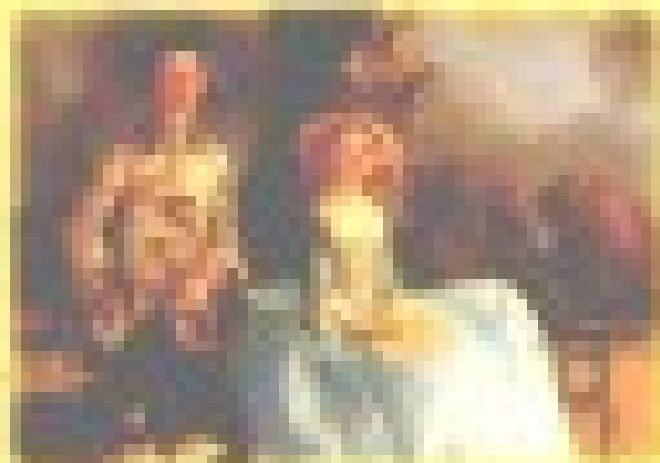
吉林摄影出版社

●●●●●●●●

呼啸山庄

（英国）艾米莉·勃朗特著 黄乐然译

呼啸山庄
The Wuthering
Heights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呼啸山庄

[英]埃米莉·勃朗特 著
刘 晴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阴晓伟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8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阴…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130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538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 呼啸山庄

阴晓伟 主编

责任编辑:李相状

封面设计:翟树成

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498-2/I·36

全套定价:918.00 元

呼啸山庄

小说叙述了一个受尽社会偏见和屈辱的人用一生复仇的悲剧故事。流浪儿希斯克里夫被呼啸山庄的老欧肖收养为子，欧肖女儿凯瑟琳挚爱着他；儿子亨德莱却憎恨他夺了父爱，以致老欧肖死后他将希沦为奴仆。凯希二人探访画眉山庄时，凯爱上山庄长子林顿并与之结婚，希悲伤出走，三年后发财而归开始了复仇。他使亨堕落使其子吉默顿丧失人性，并诱他不爱的亨的妹妹伊莎贝拉同他结婚生下儿子小林顿。凯死前生下凯茜。亨死后，希成为呼啸山庄债权人并将吉沦为奴仆，他迫使儿子小林顿与凯茜结婚，终于将两家财产都弄到手。

细腻的思想感情和高超的艺术手法，使作品荡气回肠，催人泪下，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埃米利·勃朗特(1818—1848)，英国十九世纪著名女作家。《呼》使她一举成名并享誉世界文坛。

Wuthering Heights

The story is narrated by Lockwood, a gentleman visiting the Yorkshire moors where the novel is set, and of Mrs Dean, housekeeper to the Earnshaw family, who had been witness of the interlocked destinies of the original owners of the Heights. In a series of flashbacks and time shifts, Brontë draws a powerful picture of the enigmatic Heathcliff, who is brought to Heights from the streets of Liverpool by Mr Earnshaw. Heathcliff is treated as Earnshaw's own children, Catherine and Hindley. After his death Heathcliff is bullied by Hindley, who loves Catherine, but she marries Edgar Linton. Heathcliff's destructive force is unleashed, and his first victim is Catherine, who dies giving birth to a girl, another Catherine. Isabella Linton, Edgar's sister, whom he had married, flees to the south. Their son Linton and Catherine are married, but always sickly Linton dies. Hareton, Hindley's son, and the young widow become close. Increasingly isolated and alienated from daily life, Heathcliff experiences visions, and he longs for the death that will reunite him with Catherine.

Emily Brontë (1818—1848) wrote only one novel—her romantic masterpiece *Wuthering Heights*, which made her famous overnight.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6)
第三章	(15)
第四章	(28)
第五章	(35)
第六章	(39)
第七章	(46)
第八章	(56)
第九章	(65)
第十章	(82)
第十一章	(99)
第十二章	(110)
第十三章	(123)
第十四章	(135)
第十五章	(143)
第十六章	(151)
第十七章	(156)
第十八章	(173)
第十九章	(183)
第二十章	(187)
第二十一章	(193)
第二十二章	(210)
第二十三章	(216)
第二十四章	(225)
第二十五章	(235)

第二十六章.....	(239)
第二十七章.....	(243)
第二十八章.....	(256)
第二十九章.....	(264)
第三十章.....	(270)
第三十一章.....	(276)
第三十二章.....	(282)
第三十三章.....	(293)
第三十四章.....	(302)

第一章

一八〇一年——

我从我的房主那儿作客回来。这位孤单的邻居，今后我和他可要很有一番交道好打啦。这真是一个美丽优雅的山乡！我不相信在整个英国境内还能找到一个地方，像这儿这样彻底跟喧嚣复杂的社会分离开来的。好一个避世者的天堂！希克厉先生跟我，恰好是相配的一对，共同分享这一片清凉景致。真是一个难得的汉子啊！他哪儿想得到我心里对他涌起的暖暖的情绪——当我骑马走到他近前，看到他那双眉毛底下，乌黑的眼睛只是满腹疑惑地往里缩；等到我自报家门后，他的手指显示出他更是打定了不跟别人打交道的主意，越发往背心口袋里插得紧了。

“您是希斯克里夫先生吗？”我问道。

他点头示意，是的！

“我是洛克伍德先生，就是您的新房客，先生。我一来到此地，就荣幸地以最快的速度赶来拜见您，表示一下我的心意，但愿我执意租用画眉田庄，没有使你感到不便。昨天我听说，你心里有些——”

“画眉田庄是我的财产，先生，”他皱起眉头，打断了我，“我只要能做到，就决不会让任何人使我感到不便——进来吧！”

这一声“进来吧”是他咬着牙说的，表达出的情绪是“见鬼去吧”。就连他后面所靠的那扇栅门也一动不动，对他的话没有任何反应。我想正是这个原因使我接受了他的邀请：我对一个可能比我还矜持得多的人产生了兴趣。

当他看见我的马儿快撞到了栅栏时，倒也伸出手去解开了链子，很不高兴地把我领上通道。我们进了院子，他就嚷嚷道：

“约瑟夫，快来把洛克伍德先生的马儿拉过去，再拿些酒来！”

“只怕这家的所有仆役就剩这一个了吧？”我听了这双重的命令，

暗暗想道，“难怪石板缝里都长了青草，看来树篱只有靠牛羊来‘修剪’了。”

约瑟夫已经是一个老头儿了，也许已经很老了吧，虽然看上去他还是很健壮结实，像头牛。当他从我手里牵过马儿的时候，独个儿在喉咙里不停地恨声怨气地嘀咕着：“老天爷多关照关照吧！”说着，还那么气鼓鼓地看了我一眼，这让我好心地猜想：他是不是需要老天爷来帮他消化消化他肚子里那一顿中饭呢？因此这声虔诚的呼吁跟我这个不速之客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呼啸山庄便是希斯克里夫先生的住宅。“呼啸”在当地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词，用来描述这地方在风暴天气里，大气是如何地喧嚣。确实，这里全年空气清新洁净。人们只需看一下房头那儿棵矮小且过度倾斜的枞树，看下一溜瘦削且全朝一个方向伸展的枝条，就象在乞求太阳的赐舍一般，便可猜出北风吹过山顶的威力。幸亏建筑师早已料到了这一点，把房子盖得异常结实：狭小的窗子深嵌在墙壁里面，墙角则用突出的大块石头保护起来。

跨进门槛之前，我停下来瞻仰了一下遍布在住宅正面的、尤其在大门周围的那许许多多古里古怪的石刻。在大门的上首那密密麻麻、剥落的、碎裂的三不象怪兽和不害臊的小孩儿们中间，我辨识出了“一五〇〇”这个年份和“哈雷顿·欧肖”这个姓名。我本来打算发表几句感慨，还想跟这位板着脸的业主请教一下住宅的简史，可是看着他站在门口的那种姿式，分明是要我立即进去，要不然的话，就干脆回头走开；但我却不打算还没有登堂入室，就先把主人给惹恼了，让他越来越不耐烦起来。

我们一抬腿就走进了共同使用的起居室，中间也没有门厅走廊，他们冠冕堂皇地称之为“堂屋”。堂屋一般情况下都由厨房和客厅组成，但是在呼啸山庄，我想厨房肯定是被挤到了另一个地方：至少我听见里边有不断的说话声，炊具叮叮当当相互磕碰的声音。大壁炉那里，看不见有烤肉、煮饭或烘面包的痕迹，墙上也没有铜锅和锡滤器发出的光芒。在屋子一头的一个大橡木餐具柜上，摆着一排又一排的大白瓷盘子，一些银壶和酒杯点缀在中间，一层一层直垒到屋

顶，射出灿烂夺目的光线。屋顶从没有过天花板，整个构造光秃秃的，一眼就能看清楚，只有一处被挡在摆满燕麦饼、牛腿、羊腿和火腿的木架后面。壁炉上方挂着几支难看的老枪，还有两支马枪。此外，为了装饰，壁炉台上摆着三个漆得光彩夺目的茶叶罐。光滑的白石板铺满地面。椅子都是高背式，有着古朴的结构，并被漆成了绿色，有一两把笨重的黑椅子摆在没有光亮的地方。餐具柜下面有一个圆拱，里边躺着一条巨大的母猎狗，是酱色的，四周围着一窝呜呜乱叫的狗崽子，另外一些狗呆在别的暗角里。

象这样的屋子和陈设原是没有一点特别的地方——如果主人是个普普通通的北方庄稼人，有着一张倔强的脸、一双结实的腿的话（如果再穿着短裤和绑腿，那双腿才显得出色呢）。只要你拣的是刚吃完了饭的那段时间出来，那么在这山区旁边五六英里内，到处都能看到这一类人物，坐在交椅里，一大杯漂浮着泡沫的麦酒在他面前的圆桌上放着。

但希克厉先生跟他的住处和他的生活方式，却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反差。从模样上来说，他是个皮肤黝黑的吉卜赛人；从服装和行为、举止上来说，又象是一位绅士——那就是说，就像那些充斥着乡间地主模样的绅士，也许可以说他们是衣冠不整，但却不见得就让人看不入眼，因为他身材挺直、而且很有样儿。他那张脸是挺阴沉的，难免会让人猜想，他多少带有点儿教养得不太够的傲慢。

心灵上产生的共鸣告诉我，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回事。我凭直觉感到，他对我的冷淡是由于他厌恶矫揉造作——厌恶人们互相表示亲热造成的。不管爱谁恨谁，他都隐藏在心底，而同时把受到别人的爱或恨，看作是一种唐突的行为。这样不太好，我滔滔不绝地说得太快了，我过于大方了，把自己的特性都展现在了他的面前。希斯克里夫先生跟我相似，遇到有兴趣交往的人，就把手藏起来，但是我们的动机却截然不同。但愿是我的气质有些特别。过去，我亲爱的母亲常说，我任何时候都休想有个舒适的家。今年夏天，我终于发现自己根本不配有那样一个家。

那个时候我正在海边享受着一整月的好天气，可是谁承想碰上

了一个令人着迷的姑娘——在我眼里，她可真称得上是一位天仙——在她理我我之前，我自始至终都是这样看待她的。把自个儿的爱情说出口我可从没有过，可是如果眉目也能传情的话，那么就是一个白痴也能看出，我已经掉进爱河里了，没了顶了。最后，她明白了我的情意，回递给我一个秋波——啊，根本就说不出来有多甜蜜，你自个儿尽管去想象吧！可我该怎么办呢？说起来真丢脸，我就象一只蜗牛，冷冰冰的缩了回去；她每向我瞅上一眼，我就越发冷淡、越往里缩得紧一些。可怜这个天真的姑娘，到最后竟怀疑起自己的感觉来了，还以为自己闹了个挺大的笑话，窘得好像什么似的，非要她的妈妈依着她，一走了事。

就因为这种怪脾气，冷酷无情的名声便落到了我的头上。这有多冤枉，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

我坐在了炉边的一把椅子上，房东则走向对面的那一把。为了打破这段时间的沉寂，我想去抚摸抚摸那条母狗。这条狗离开了它那窝小宝宝，饿狼似地跑到我的腿肚子后面，翘起嘴唇，口水顺着白色的牙齿淌了下来，看样子是想咬我一口。

我刚抚摸了一下，便听到它从喉咙里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吼叫。

“你最好别和这条狗开玩笑，”希斯克里夫先生随着吼了一声，一面向狗踢了一脚，以便让狗老实一些。“它不习惯受人娇宠——我并未把它当作宠物养。”

说完，他阔步走到一个旁门，又喊道：

“约瑟夫！”

约瑟夫正在地窖里，他嘟嘟囔囔的，可就是不说要上来。于是，他的主子不得不钻到下面去找他，独自留下我面对着那条气势汹汹的母狗和一对凶恶的蓬毛护羊犬，它们三个都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并不想急着跟它们的牙齿打交道，只得安安生生地坐在那儿。可是太倒楣了，我还以为它们是不懂得暗中的嘲弄的，竟然朝着这三个畜生挤眼弄眉，做起了鬼脸。谁想到有一个脸相竟惹恼了狗太太，它一下子暴跳起来，直向我的膝盖扑来。我把它摔了回去，连忙拉过

一张桌子挡在中间。

这一来，可惹恼了全体狗家族的成员。六七个大小不等、老老少少的四脚魔鬼一下子从隐蔽的洞里直冲出来，向我进攻。我感到我的脚后跟和上衣边缘成了它们重点进攻的对象；我一边挥舞着一根拨火棒，用力击退那几个大喽罗，一边又迫于情势，不得不大声喊叫，叫这家人赶紧上来收拾局面。

可是希克厉先生和他那个仆人真恼人，还是不紧不慢地爬着地下室下的梯阶。尽管壁炉那边又是叫，又是咬，闹得乱七八糟，可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两位步子比平常快了一丁点儿。

多亏厨房内有个人动作敏捷：一个身体健壮的女人，挽着衣裙，赤着胳膊，两颊通红，手中舞动着煎锅，向我们冲过来。煎锅成了她的武器，加上她那张舌头，卓有成效，风暴竟然神奇地被平息了，等她的主人赶到时，只有她还在不住的喘息，犹如狂风刚刚席卷过的大海一般。

“奇怪，这是怎么回事？”主人问道，眼睛看着我。在我遭到这样的非礼之后，再看见他那种目光，觉得非常难以忍受。

“是呀，真是很奇怪！”我低声说道。“先生，即使恶魔附体的猪群，也赶不上你这群狗的凶恶程度。你不如把一个新到的客人丢给一窝猛虎，那样多好！”

“只要没人去碰什么，它们是不会惹事的，”他发表意见并把酒瓶放到我面前来，把桌子搬回到原来的地方。“狗看家，是它的本分嘛。喝一杯吗？”

“不，我不喝。”

“没让狗咬着吧？”

“要是咬着了，我可要在那咬人的东西身上留下个磨灭不了的印记呢。”

希克厉咧着他的嘴，一些笑意出现在他绷紧的脸上。

“不要说了，”他说，“你是受了惊，洛克伍德先生。来，喝杯酒吧。这儿实在是难得有客人光临，我和我的那些狗——我不怕说实话——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招待才好。祝你身体健康，先生！”

我回敬了他，向他鞠了个躬。我开始意识到，因为受了一群狗的非礼而坐在那里生闷气，实在是有些可笑。再说，我不希望再让这家伙取笑我，因为他已开始考虑如何取笑我了。

可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原因，他觉得不值得得罪我这位好房客，所以便把态度稍微放得缓和了些，说话不再连代词和助动词都省去了，而且还谈起了一个他觉得我会感兴趣的话题——谈论我目前住处的好与不好。

我发现，对我们涉及的话题，他很有见识，我离开之前，居然产生了兴趣，提出明天再来拜访。

显然，他并不希望我再来打扰他。尽管这样，我还是要去。真令人吃惊，我觉得跟他比起来，我实在是太喜欢交际了。

第二章

昨天下午天起了雾，而且是那么阴冷，我倒是很想坐在书房的壁炉边熬过这半天工夫，不愿踩着荒原上的泥路，到呼啸山庄去了。

可是，吃完中饭（说明一下：我吃饭一般在十二点到一点之间；这儿的女管家——一位稳重的太太——总不（也许是不愿）理会我的要求，在五点钟吃饭。她是在我租这间屋的时候，和宅子一块儿接收过来的。），打定主意不出门了，我爬上楼梯，进了书房，却看到一个女仆人跪在那里，一把扫帚放在身边，还有一只煤斗，正在往火焰上压一堆堆的灰烬，弄得满屋子都是灰。这乌烟瘴气的样子叫我立刻掉回头。戴上帽子，我赶了四英里的路，刚到希克厉家的花园门口，鹅毛般的雪片就开始飘起来了。我庆幸刚好逃过这场大雪。

山顶上很荒凉；严霜把她冻得硬梆梆的，寒气刺得我四肢发抖。因为解不开门链，我索性跳了进去，沿着两边蔓生着醋栗树丛的石板路跑去，白白拍了半天门，手指节都有些痛了，狗也狂叫起来。

“这家人太缺德了！”我心里低声叫道，“你们既然如此粗俗无礼，

就应当一辈子与世隔绝。至少，我不会在白天总是闷住门。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必须进去！”

下定了决心后，我抓住门闩使劲地摇。一脸苦相的约瑟夫从谷仓的圆窗洞里把头探了出来。

“你干什么呢？”他嚷嚷着。“东家去羊圈里了，你要是找他，从谷仓那边绕过去。”

“里边难道没开门吗？”我回了一句。

“没有人，好像只有堂客在家。就算你拼命敲门到半夜，她也不会给你开门！”

“这是为什么呀？难道你不能告诉她我是谁吗，呃，约瑟夫？”

“不，当然不！这与我有关系！”嘟囔了这么两句，那脑袋又缩了进去。

雪更大了。我抓住门钮，再拧一下，正在这时，后面院子里一个扛着叉耙、没穿上衣的小伙子进来了。他让我跟他走。经过洗衣房、铺石子的空地（空地上有一间堆煤的破屋，有抽水机，还有鸽子棚），我们最后走进了那间温暖、舒服的大屋子里——就是昨天我呆的地方。

煤块、泥炭和木柴一起燃起了熊熊炉火，把房里照得红通通、暖融融的。餐桌上已摆好餐具，准备端上丰盛的晚餐了，在它的旁边我欣幸地看到了“堂客”，而在这之前，我并未想到这家还有这样一个人。

我向她鞠了个躬，等她反应，心想她会请我坐下。可没想到她往椅背上一靠，看着我，一动不动，默不作声。

“天气可真太坏了！”我说道，“希斯克里夫夫人，你的仆人真懒，那扇门怕是为这挨了不少敲打，我使劲拍了半天，他们才听见！”

她始终一句话不说。我瞪大眼——她也一直瞪着两眼；至少，她始终把眼光刺在我身上，表情里有一股咄咄逼人的寒气，让人坐卧不安。

“坐下吧，”那个小伙子粗声粗气地说，“他这就来了。”

我依着他的话，干干地咳了一声，把那只恶狗叫做“朱诺”。这第

二次见面，承蒙它翘起尾巴的尖端儿冲我晃了那么一晃，算是表示认识了。

“多漂亮的狗呀！”我又开了个头，“将来那些小狗难道你不准备留下来吗，太太？”

“这些狗不是我的，”可爱的女主人用比他丈夫更冲的语气说道。

“啊，你喜爱的原来在这里呀！”我又说道，转身看着放在暗处的一个坐垫，好像有一群猫在上面。

“怪人才会喜欢这些东西呢，”她不屑地说道，流露出一种轻蔑。

太不凑巧了，原来那是一堆死兔子。我又轻轻咳了一下，向壁炉那挪动了一点儿，又说了一声今晚天气太坏了。

“你本来就不应出来。”她说着，并站起来，把手伸向壁炉台上的两个彩釉茶叶罐。

她原本坐在光线很暗的地方，这会儿，我可把她整个儿身条和模样都看清楚了。她很苗条，很明显还是个姑娘呢；身条极好，那么一张清秀的小脸，我真是一辈子难得有福看到；小巧的脸蛋儿，白白的皮肤，淡黄色的发髻——也许还不如说是金黄色更合适——松散地披垂在她那细嫩的脖子上；那一双媚眼，要是在含笑时，你肯定消受不了。我那颗容易动情的心也算运气好，现在那双眼睛表露出来的只是游移在蔑视和近乎绝望之间的神色，让人感到非常的不和谐。

她伸手还是够不到那两个茶叶罐，我就站起来帮她的忙。不料她转过身来对着我，那紧张的神色，就象是一个守财奴看到有人要来帮他数金子一样。

“我不想让你帮忙，”她严肃地大声说道，“我自己可以拿到。”

“对不起，”我连忙向她道歉。

“你是被请来喝茶的吗？”她问道，一面把一条围裙扎在那件整洁的黑衣服上，站在那里，手中有一匙茶叶，正要倒进茶壶里。

“我特别想来一杯，”我答道。

“你是被请来喝茶的吗？”她又问了一声。

“不是，”我笑了一下说，“但你可以请我喝呀。”

她突然把茶叶倒了回去，并且丢下茶匙等物，又气呼呼地坐到了

椅子上。她眉头紧蹙，红红的下唇噘着，就象个要哭的孩子。

这会儿，那小伙子往自己身上披了一件褴褛的上衣，站在壁炉前面烤火。他从眼角里瞅我的那种神气，让别人一看，还以为我跟他俩，有着未解的不共戴天之仇呢。我开始猜测他是不是这一家的仆人。他的穿着、他的言谈，都很粗，根本没有希克厉先生和他太太身上所显现出的那种优越的气派。他那头浓密的棕色鬈发象一团乱麻；他的胡子蛮横地侵入了他的两腮；他的那双手，简直象普通做工的一双手一样，晒得发黑。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他的举止又很随便，有点儿旁若无人，对于这个主妇，他没有一点儿做仆人的应有的殷勤。

既然我难以断定他的地位，我认为还是不去理会他那奇怪的行径最好。五分钟过后，希克厉总算进来了，我也总算在这尴尬的场面中松了一口气。

“你看，先生，我说好要来的，这不是来了吗！”我故作高兴的大声说道。“这场大雪怕是要困住我半个小时，希望你允许我暂时避一下。”

“半个小时？”他问，并把衣服上的雪片抖落。“我觉得奇怪，你怎么专挑风雪交加的时候出来蹒跚。你知道你可能会掉进沼泽里吗？就是熟悉这荒野的人，还不时在这样的晚上迷路呢。我可以让你知道，现在这天气不会好转。”

“如果可以我想从你的仆人中找一位领路人，我可以让他在田庄住到明天早上——能派一个给我吗？”

“不行，我不会派。”

“哦，真是的！那么，我只好靠自己的能耐啦。”

“嘿！”

“要沏茶吗？”那个褴褛的小伙子问，他凶猛的眼光终于从我的身上移到了那位年青的主妇身上。

“也给他沏一份儿吗？”她请示希克厉。

“能不能快把茶端上来？”这回答蛮横得把我吓了一跳。这句话的声音显示出希克厉先生不折不扣的坏性子。居然把希克厉认做难